



雪落友谊路，心向远方

刘晓雯



四月的莫斯科，还未真正回暖。友大外的白桦树依然光秃秃的，风吹过来，枝条沙沙作响，像一支支粗粝的笔，在这座城市灰蓝色的天空下，写下寂静的诗。

我沿着友谊大道慢慢走着，背包里塞着沉甸甸的课程教材，指尖被风吹得冰冷，却又有一种奇异的安定感——也许，习惯了孤独，也就习惯了这片异国的天空。

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，是在初冬。飞机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缓缓降落，窗外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，像极了小时候在老家见到的第一场大雪，但这里的雪，更深，也更冷。地铁从机场穿过城区，最终停在西南方向——“尤嘎”地铁站口，标志性的红色“M”字牌子在寒风中微微摇晃，仿佛在向远方而来的学子静静致意。

友大坐落在莫斯科的西南角，远离市中心的喧嚣，静默得有些孤独。校园里的建筑风格独特而古朴，像一册沉甸甸的老书，藏着岁月的厚重感。这份厚重，不仅源自岁月的侵蚀，更来自它曾接纳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学子的历史，也来自那座在晨雾中巍然矗立的主楼——旧日微微泛黄的墙面仿佛一位沉静的老者，目送着一批



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（期刊编辑部配图）

又一批年轻炽热的梦想远航。

在这里，有着交汇的声音和色彩——不同的肤色，不同的语言，在同一片天空下交织成一首无声的诗。走在友大的林荫道上，总能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包容与自由：无论你来自何方，说着怎样的语言，这里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，总有一个位置为你而留。

也许正是这份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温暖与开放，让这座略显斑驳的校园，有了独特而顽强的生命力——一种安静又坚定的力量，悄然无声地滋养着每一个远方而来的灵魂。

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留学俄罗斯，但换了城市，一切仿佛又从头开始。冬天的黑夜来得格外早，天色沉沉压下，总让人恍惚间失了时间感，仿佛每天都被无声无息地吞没。这样的夜晚，总让人更加怀念家中那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，怀念那种简简单单却温暖的踏实感。

可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我一点点学会了靠自己。学会了在零下二十度的清晨裹紧羽绒服，踩着积雪去赶一堂又一堂早课；学会了在漫长的夜里，借着台灯微弱的光，一页一页啃读艰涩的学术原著；也学会了在每一次小小的跌倒与挫败中，咬紧牙关，轻声对自己说——没关系，再走一步，再熬一夜，就能离远方近一点。

友大的自习室成了我最常流连的地方。这里将现代感与自然景观巧妙融合，既有科技的便利，也有绿意的柔软。很多时候，我会抱着一本普希金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，找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窗外的世界静得仿佛凝固在梦境中，而我在字里行间，一点点搭建起另一个小小的世界——一个可以安放思绪，也可以安顿自己的地方。



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（期刊编辑部配图）

除了学习，还有生活。

每到周末，我会跟着朋友们去莫斯科河边散步，看冰封的河面慢慢开裂，听厚重的冰块在水下咯吱作响。夏天短暂而炽热，我们会在草地上铺开毯子，带着自己做的小吃，像当地人一样晒着太阳，聊着各自的家乡，梦想和迷茫。

这里有来自非洲、拉丁美洲、中东、南亚的同学，每个人都带着浓烈的异乡气息，也带着某种相似的执着。在友大，我们用蹩脚的俄语互相交谈，用不太标准的英语彼此理解。有时候，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，因为我们都懂，异乡求学的艰难和孤独，都是一样的。

随着五四的临近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想起自己最初出发的理由。那个在深夜机场告别父母的自己，那个在寝室角落偷偷流泪的自己。我想起一百多年前，那些远赴异国求学的青年，他们也曾异乡的风雪中咬牙坚持，也曾在寂寞与思乡之间来回挣扎。但正是因为有了那样一批又一批走出去、学回来的人，才有了今天的中国。

而我，今天在这条路上继续行走着。

留学，不是为了炫耀什么。留学，是一种自我

雕琢。在异国的寒风中学会独立，在陌生的讲台前学会思考，在不同文化的交汇中学会理解和包容。是把自己打磨成一把更锋利也更柔韧的剑，然后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带着这份磨砺，回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。

有人问我，在莫斯科最想念的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除了家人朋友，其实最想念的，是家乡的雨。莫斯科的雪太多太久，白得空灵却也单调。而家乡的雨，细细密密，带着温暖的潮湿气息，就像母亲的手，轻轻抚摸着你的脸。

可正是因为在这里经历了漫长的风雪，我才知道，自己心里的那一片雨，是多么宝贵。夜晚，我站在宿舍窗前，远远望着莫斯科市中心那些零星的灯火。

心里默默对自己说：坚持下去，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。无论前路有多少风雪，都要像那些五四先辈一样，心中有光，脚下有路。

莫斯科的春天终究会来，友谊路的白桦也终究会开出新芽。而我，也会在这里，慢慢成长，慢慢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因为我知道，这条路，值得。

作者：刘晓雯，女，中国山东济南人，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留学生。